

温岭博物馆举办『书生一介清如许』画展

纪念陈曼声先生诞辰一百周年

黄晓慧 /文



“书生一介清如许，仅有小楼听雨声。画到暮年偏淡淡，诗成枕上过三更。”这是画家陈曼声先生《次半唐斋（即其上海美专同窗好友、美术史论家、画家王伯敏）韵》之一首。5月1日，由温岭市文广旅体局主办的“书生一介清如许——纪念陈曼声先生诞辰一百周年”画展在温岭博物馆二楼临展厅开始展出。

陈曼声（1923—1996），笔名老雪，1948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，擅长中国花鸟画，温岭中学退休教师，温岭县政协委员，中国美术家协会浙江分会会员。

陈曼声的次子陈野林也是知名画家，2006年，陈曼声先生遗作《陈曼声画集》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时，陈野林曾作《后记》，谈及其父学画生涯，“父亲一生酷爱绘画艺术。其外祖父梁逸夫公（按，即梁翰）是清末书画家，名闻温台。父亲自幼往来于外公家，受其影响，泼墨涂鸦，天真潇洒，深得逸夫翁喜爱。”“一九四五年八月，抗日战争胜利了，父亲非常高兴，即束装赴沪，由友人介绍，前往上海美专晋见校长刘海粟。刘校长看过父亲的作品后，欣然同意他入国画系。在学期间，他精心钻研成绩卓著，颇受教授潘天寿、陆抑非、诸乐三等前辈们的器重。一九四八年毕业，其创作《兰竹图》由潘天寿题跋，定为国画系毕业生优秀作品，留存校档案馆。学成后，刘海粟校长多次劝他留沪任教，探求海派艺术。当时因内战频频，白色恐怖加剧，父亲考虑再三，只得拜别老师回里。后由温岭县教育界老前辈林子仁介绍，执教于温岭中学。父亲教之余，作画不辍，几十年如一日，直至终老。”王伯敏先生为画集所作《序》称：“曼声勤奋，刻苦钻研，向往青藤、白阳，风韵近八怪，力追吴老缶。贵其潜意创造，遂成老曼个人风格。工花鸟，常作梅花、兰竹、紫藤、牡丹、荷花、月季、苍松及公鸡、金鱼等。挥洒自如，出笔爽利，神超理得，别具风致。”

1997年，温岭市文联曾为陈曼声举办过一次书画遗作展览，王伯敏先生为遗作展作序，并参加开幕式。2012年12月28日，陈曼声陈野林父子画展在王伯敏艺术史馆开幕。本次“书生一介清如许——纪念陈曼声先生诞辰一百周年”规模更大，画展序言沿用王伯敏1997年所作遗作展序文，后记则由书法家周春梅撰写。展览内容，有陈曼声各个时期的花鸟、山水画（山水画数量极少）外，还有其生平留影、诗集《小楼诗存》手稿，与周昌谷、夏子颐、陆抑非、王伯敏、陆阳春、夏伊乔（刘海粟夫人）等的往来信札。此外还有陈野林为画展所作的山水画《山高水长》及陈曼声艺友画作。观众可对陈曼声其人其作有更深入的认识。此展览将持续至8月31日，欢迎市民前去观展。



▶展出画作图片由本文作者拍摄

闲情雅趣

臂搁

毕雪峰 /文

臂搁，一般也称为腕枕，为旧时文人写字时用来搁放手臂的文房用具。前日常都用毛笔来书写，无论琐记、抄写还是账册、备忘，以蝇头小楷居多，书写量颇大。久之，手腕必受累，而臂搁可枕于腕下，以此借力，最为实用。再则，彼时书写习惯为自上而下、自右而左，且书写者衣袖宽大，极易污损将未干的字迹。如以臂搁覆于纸上，写几行挪几寸，则无此担忧矣。若逢盛夏，置竹臂搁于腕下，可得无上清凉，悄无声息中吸收潮热，还能免使汗渍润湿墨迹。如此，臂搁可为“一物三益”也。

明清时期，文房用品的制作达到了鼎盛，各种文房用具一应俱全，臂搁更成为了文人必备的用具。明高濂《遵生八笺》云：“臂搁，有以长样古玉为之者，甚多，而雕花紫檀者，亦常有之，近有以玉为臂搁，上碾螭文、卧蚕、梅花等样，长六七寸者；有以竹雕花巧人物为之者，亦佳。而倭人黑漆臂搁如圭，圆首方下，阔二寸余，肚稍虚起，恐惹字墨，长七寸，上描金泥花样，其质轻如纸，此为臂搁上品。”可见臂搁所制材料之广，以玉、檀木、竹等为主要材料，也有象牙和瓷质的。

从诗经时代起，竹的玄远清虚就与文人的风流之趣相契合，此间的精神恒久未变。故而，人们将其作为臂搁制作的首选良材。臂搁宽不过一掌，长不过一尺，如瓦面的微拱形状，一般只需取竹段纵向裁成三片，即可得。因是枕臂之用，宜浅刻平雕，鐫刻的内容有文字也有图案，通常是座右铭、诗画、箴言等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，精美的臂搁也从实用性渐渐转变为玩赏性。尤其是竹制臂搁，日夕摩挲，锃亮莹目。笔者也收藏了数枚老臂搁，其中一枚为石史款竹刻诗文臂搁（如右图）。臂搁高约13厘米，宽11厘米，手感光滑轻盈，颜色古朴泛红，竹纹清亮细腻。整片呈卷起的书页状（书卷式），此种形制曾在古代的壁挂博古架和石刻文房四宝上见过，但在臂搁中属异形。尤其是上下两头的曲线切割部位线条流畅圆润，相互对称的弧度居然不差分毫。



很多你以为忘了的事，其实你时时记起



林立 /文

当2023年的观众再次陷入一个上世纪90年代的悬疑故事，并在豆瓣网上为它打出9.5的高分，《漫长的季节》让我又一次确信：文学是永恒的。

《漫长的季节》是一部文学魅力十足的电视剧。形式上，它采用了章节回目来呈现12集的长故事。实质上，诗歌、小说、摇滚乐、电影等元素都在拉伸它的剧情空间。任何观众都能感觉到这是一部很“慢”的电视剧，但同时它又非常的“满”。

对一部情绪悲伤的电视剧来说，把故事发生地点选在东北，基本就成功了一半。这片土地在上世纪90年代末发生了巨变，自豪的工人们迎来了人生的重击。不同性格的人在命运十字路口怎么走？每种选择都会带来剧烈的戏剧冲突。

也万幸《漫长的季节》是一个东北伤心故事，贯穿全片的东北话，就像一颗颗硬糖，在观众咽下剧中人物不幸的遭遇后，这些硬糖又让人觉得开心。这些东北话台词粗糙而犀利，浸透了人情世故，充满了无奈和不服不忿。

剧中让我称快、赞叹的台词金句太多了，以至于我都无从记起。自从赵本山通过春晚让全国观众掉入了东北话的语言乐土后，我已经很久没这么为东北话大笑过了。

剧中“硬糖存货”最多的，我觉得是秦昊饰演的“彪子”。这个腆着肚胸、满脸是坑的油膩中年出租车司机，随口讽刺起他人乃至自己来顺滑至极。他那揶揄马德胜跳的国标舞时，一句“你都快把老太太抡天上去了”，每每想起一次都会笑。

神奇的是，接地气的人物、台词，并没有改变这部剧的文学本味和叙事节奏。观众要等到将近6、7集，才等来剧中分尸案的关键线索。在此之前，剧中人们的追凶、探案，都被交叉的故事时间线打乱。12集长度

一大半都是回忆，而这些回忆又零零碎碎。

导演、编剧想要传递给观众的，就是心理医生想要和患者建立信任关系的心情：没关系，我们慢慢回忆，回忆得多了，细了，问题的答案就会出现。

事实上，看完《漫长的季节》之后，我确实感觉好像也想起了上世纪90年代的很多事。虽然1998年我还是个小学生，但我确实和剧中那些困在遥远的东北小城的人物产生了共鸣。

东北小城“桦林”，曾经的钢铁厂火车司机王响在1998年等来了下岗、丧子、丧偶三重打击，和他一起掉入时代漩涡挣扎上岸的，还有他那不甚靠谱的小舅子龚彪，以及为了侦破王响儿子命案、碎尸案经历系列挫折后主动辞职的刑警马德胜。这三个在同一个时代失去自己人生华彩的同辈人，在剧中虽然还有2016年的老年当代故事，但实质上他们的苍老，在1998年就已成定局。

除了老辈，王响的儿子王阳、王阳迷恋的不幸少女沈墨、沈墨的聋哑弟弟傅卫军这三个青年，他们也陷入了父辈们带来的困境。

困境里面最大的困难，就是孤独。

王响、龚彪、马德胜，在下岗潮来临前，从来不会思考“自我”，他们不会觉得孤独。他们有大锅饭，有壁垒森严的生活区域，他们是集体的一分子，只要做好手头事，无需担心未来。下岗带来的冲击，让他们瞬间从集体中被赶走，无论主动还是被动，他们都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心理问题。出问题之后，他们才发现，自己是如此孤独，而意识到孤独之后，这种情绪就越来越无边无际地笼罩他们。

王阳看到了失去集体庇护后父亲的弱小，他想要逃离这个小城。他写诗，抒发自己觉醒后的浓烈情感。为了追求在娱乐城弹钢琴的沈墨，他成了娱乐城的服

务生，从此进入到以钱论地位的成人世界。和孤苦的沈墨、傅卫军相比，他算是幸福的孩子，但他仍然和这两个青年一起深度绑定。因为只有年轻人知道年轻人的痛苦。

而上世纪90年代末的年轻人，在快速迭代带来的种种巨变里，比现在的年轻人要有更多的选择，他们往往会更强烈地自我释放。这种释放要么带他们走向超越父辈成就的全新领域，要么就在青春最浓时戛然而止。

《漫长的季节》呈现的，是王响一辈的停滞，是王阳一辈的终止。它是一出悲剧，但它让人们陷入回忆，进入反思，最终所收获的却是超越悲伤的积极态度。

王响等了大半辈子，终于通过自己和彪子、马德胜的努力，破获了王阳之死以及碎尸案的真相；彪子在最后飞跃出大桥时面带微笑地看到自己的彩票中奖；马德胜中风之后却想通了案情关键处，案子破了，得到了解脱。

王阳写的那首诗，最后出现在黑屏上，开头三句，让我哽咽。

“打个响指吧，他说我们打个共鸣的响指遥远的事物将被震碎……”

响指，共鸣，遥远的事物，震碎……这些词语混合剧情，会让观众实现强烈的共情。即使你不是东北人，没经历过下岗，也没有经历过王阳、沈墨、傅卫军三个年轻人如此惨烈的青春，你也会与《漫长的季节》这部剧打出的响指产生共鸣，感觉自己记忆中的一些屏障被震碎，往事又现出了端倪。

很多你以为忘了的事，其实你时时记起。所有的忙碌加起来，都不如曾经难忘的一刻有意义。

家事乡风

麦秆哨子

潘岳军 /文

五一劳动节那天，阳光明媚，独自登高，往上缓缓爬行，不时停下脚步小憩，抬头远眺，山坡上一片翠绿，草木茂盛，在几畦山地里依稀看到几棵已泛黄的枇杷，零星点缀其中，给坡地增添了些美感。立夏时分，本是麦子收割的季节，却就是不见那踪影，真是让我有些遗憾，但是思绪的野马，仍奔驶到童年麦秆哨子的时代。

麦秆哨子在我们家乡温岭称为“麦秆叫头”。麦秆哨子是我童年生活中的一大乐事，也是乡下孩童在物质生活贫乏下的一种自然的产物，它给我们带来了生活的乐趣。

记得每年春天麦子收获的时节，漫山遍野一片金黄，春风吹过，颗粒饱满的麦穗随风翻滚，仿佛向人们点头道喜，带给农民的又是丰收的硕果。这时父辈们拿着镰刀，支起木桶，忙忙碌碌地收割。在那个柴火紧张的年代，有的人家为了多些柴火，将麦秆连根拔起。将麦粒脱掉后，他们就整齐地铺晒于地头路边，有的还抽几根麦秆在上端扎一个圈，支起麦秆晒着。

而我们这些闲在家里无事可做的孩童们也走出家门，或躺于麦秆上，懒洋洋地张开手臂，享受春天阳光的温暖，或不怕麦穗的刺痒躲于麦秆堆后捉起迷藏，尽情地陶醉于快乐中。

在那个无钱购买口哨等玩具的年代，麦秆哨子便成了我们追逐的一大乐趣。

以麦秆为材料，自己动手制作，自娱自乐，是那个时候很流行的一项活动。一般选择那种修长又洁净的麦秆，不能太干燥，也不能太潮湿，最好是在太阳下晒了一两天的，不然达不到那效果。

我们先就地取一根粗壮的麦秆，再摘取中间稍长的一节，去掉上端的节头后，再从麦秆顶端最细处截取一小段，将它对折，伸入已去节的粗长麦秆中，轻轻地将其划开一道口子。然后，顺着口子来回缓缓划动。边划边唱起那枝哨子的调子：“小姑娘小姑娘给我麦秆叫头枝个响枝勿响枝打打得响响/猪肉黄鱼（让）你喂（吃）咪咪枝枝/勿勒你（就）喂喂……”来回划过几下后，我们会迫不及待地吧麦秆洞开的一端放到嘴里，鼓起腮，用力地吹。

真的很奇妙，那动听的“呜呜、呜呜”声音就从麦秆中传了出来。这时，我们就使劲地吹着、跳着，感受着成功的喜悦。

有时，我们几个小伙伴也会比试着哪个枝的哨子声音响亮，以此来炫耀。假如一时吹不出声音来，我们会重复试校着，直至能发出响声。

岁月飞逝，麦秆哨子已成为一种回忆，深藏于我的记忆中，在羡慕现在孩子童年生活丰富多彩的同时，也为他们感受不到那纯自然的生活情趣而惋惜。

野菜记

糯米团

余喜华 文/摄



糯米团，荨麻科糯米团属，多年生草本植物，生于林下阴湿处、山麓溪沟边，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地区。它可不是糯米或糯米粉做的团子。国人起名很讲究文化内涵，若真是糯米做的，起名时往往就不带上糯米字样，而叫“粳粳”，或“圆子”“团子”“米糰”。这个叫“糯米团”的，实际是草本植物，可以当野菜吃，因为它的黄色花绕着茎秆，组成团，像一团糯米，故名。

首次认识糯米团这种植物，是在前年四月逛路桥中央山公园时，在半山腰的步道旁，看到一技长相清丽，叶色碧绿，叶形与紫麻极为相似的植株，便拍了照片，回来查了资料，得知其为糯米团。因其名字独特，此后每到山中，便想觅其踪迹，都未能如愿。

又是一年四月，春风和煦，万物勃发的季节，受阿高战友友芳的邀请，到其老家观景。友芳老家大湾村，位于黄岩西部屿头乡的大山深处，一条清澈的小溪穿村而过，溪流淙淙，鸟语花香。一幢幢现代化的民房沿溪而建，错落有致，一派欣欣向荣的新农村景象。沿溪而上，两岸青山如黛，满目苍翠。脚下是黄仙古道，向西通向宁溪的冷水坑，再折向北，便是通往仙居金竹寺的古盐道。

我们一队人，沿古道攀登，寻找曾经的土匪洞和溪流上游的龙潭瀑布。边走边寻觅，我特别留意山路两旁的花草草。在一处相对潮湿的草丛中，我终于发现了曾经熟悉的身影，不是一株，是一片糯米团的植株，每株高约三四十厘米的样子，茎直立。我默